

# 朱启平：见证日本投降的杰出战地记者

朱启平(1915年—1993年)是二战时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战舰上唯一的中国随军记者,是中国新闻史上杰出的战地记者。

## “世界规模的记者作文赛的状元”

朱启平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,先学医,后改学新闻,中英文俱佳。

1945年5至6月间,作为《大公报》记者的朱启平,在“泰康提罗加”号航母上与美军将士同吃同住一个月,写成长篇报道《鹰扬大海——随美国航空母舰出击记》,连载于该年7月的《大公报》上。

而为朱启平带来更大荣誉的,是长篇特写《落日——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》,并曾经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。《落日》是在日本签字投降



仪式结束后的第二天,朱启平于停泊在横须贺的美军军舰上完成的。报道中,对签字仪式气氛、细节的捕捉与描写精准入微,而笔端洋溢的浓烈情感,尤其感染

力。“全体签字毕,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,退入将领指挥室,看表是九点十八分。我猛然一震,‘九一八’!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,随即侵占东北;一九三三年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,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,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。现在十四年过去了,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,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,天网恢恢,天理昭彰,其此

之谓哉!”

同为《大公报》知名战地记者的吕德润曾这样评价《落日》:“这次采访也是一场世界规模的记者们的作文比赛,在那场考试中,启平称得上是状元。《落日》也是公认的传世之作。”

## 足迹几乎覆盖最激烈的战场

跟随美军的进攻路线,朱启平的足迹几乎覆盖了太平洋战争中最激烈、残酷的战场。在关岛,激战收官后,森林和洞穴里还藏着些日军,朱启平与美军巡逻队一道,戴着钢帽,参加士兵们戏称的“灭鼠运动”,捉了一只“耗子”回来;在冲绳,朱启平乘美军吉普车到前线,刚下车,一块炮弹飞来,正好嵌在他刚离开

的座位上。而有一些战地通讯,是朱启平同士兵们一道,卧伏在当地人的墓穴里,伴着

罐罐枯骨而写成。

朱启平也是盟军占领日本后第一个随美军到达东京的中国记者。

20世纪80年代,中日报纸上一度出现“中日不再战”的口号,朱启平撰文《“中日不再战”?》。他认为,这一说法意味着过去两国你打我,我打你,以后双方不打了。而历史是,只有日本来打中国,中国从无一兵一卒跨海打日本。正确的说法应该是“日本应该永远停止侵略中国”。这一说法,得到中日有识之士的重视,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。

1995年,值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,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《朱启平新闻通讯选》一书。该书由吕德润编辑,夏衍题写书名。

(摘自《经济观察报》张修智/文)

# 底建秀：中国首位民航女机长

## 从话务员到飞行员

1969年,16岁的河北保定姑娘底建秀应征入伍,到驻天津的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通信连当了一名话务员。第二年夏天,空军航校来招收女飞行员。底建秀参加体检,一路过五关斩六将,竟险上了。那时招女飞,十年才一次,八分部是个师级单位,就她一个被录取,一下子轰动了全师。

1970年9月,底建秀成了哈尔滨空军一航校的一名飞行学员。开始飞伊尔-14飞机,后来改飞当时最先进的“三叉戟”飞机。在她之前,女飞行员只有苗晓红、韩淑琴、汪云三人飞“三叉戟”飞机。

## 转业进入厦航

1986年8月,底建秀转业进入厦门航空公司。

她的转业,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有关。成立于1984年的厦航,是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,而且身处厦门这个经济特区,前景看好,然而成立之初力量不足,发展受限。因为一名民航机长的培养周期少说也得10年,远水不解近渴。

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找到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求援。两人都是福建人,项南提出厦门办航空公司缺飞行员,缺机务维护、机场管理等一系列人才,希望空军支援。张廷发一口答应。

很快,空军专门发了一个文件,从两个运输航空兵师、一个轰炸航空兵师和空军航训团抽人形成建制支援厦航。具体办法是:个人报名,组织批准,作转业安置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酷爱飞行的底建秀考虑到在部队飞行年限相对短些,而转业到地方可以终生从事飞行,便与丈夫一起报名到了厦航,学习波音公司提供的飞行程序和手册。

两个月后,她到美国和英国进行改装学习和训练。在美国培训过程中,她通过了各种考核,美国教官给了她“最好成绩属于底建秀”的最高评价。1987年1月,底建秀顺利拿到了波音机长驾照。

底建秀是中国第一位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和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



底建秀年轻时的飞行照

波音737型飞机双重驾驶执照的女机长。“中国民航第一女飞”,由此诞生。

## “奶奶飞行员”

2012年,有了第三代的底建秀还在飞,还在万里云天拼搏奉献,是位名副其实的“奶奶飞行员”,这在全世界也可说是个奇迹。

2013年2月,底建秀到龄后退休,她退休后又返聘到厦航飞行训练中心当模拟机教员,对年轻飞行员进行传帮带,直到2022年6月,才彻底停下工作,正式进入退休生活,当时她将近70岁。

全国人大代表,中国民航功勋飞行员,福建省三八红旗手,福建省先进工作者,福建省十佳女杰。一位女性,拥有这样的人生,如果不用“辉煌”来形容,那该用什么呢?

(摘自《解放日报》张聿温/文)

# 林风眠鼓励艾青留学『找激情』

林风眠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1928年,林风眠应蔡元培之邀,在杭州筹办国立艺术院(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)并担任首任院长。

这一年,艾青中学毕业,考入杭州国立艺术院绘画系,成为该校最早的一批学生。不久,艾青的艺术天赋便充分显现出来,他不仅水彩、素描成绩优秀,而且学会了雕塑。

一天,艾青正在教室练习素描,林风眠走到他身边,不禁惊讶于一年级的艾青竟然拥有出众的画技和超凡的领悟能力,于是坦诚地对艾青说:“你到国外去吧!你画得太理智、太冷静了,作画的主要让自己狂热起来,画画需要炽热的情感……你一定要去法国留学!”艾青听了非常愕然,但院长的赏识和关怀,让他感动不已。

在林风眠的鼓励和帮助下,艾青结束了在杭州短暂的学习生活,前往法国留学。

在巴黎的3年间,艾青特别钟情梵高笔下那种崇尚自由的精神,那些将自己的生命激情化为恣意的笔触和色彩,尽情宣泄在画布上的作品,令他大为倾倒。渐渐地,在潜移默化中,后印象派绘画及其蕴含的精神气质,对艾青的艺术追求产生了巨大影响。与此同时,艾青还喜欢上了现代派诗歌,而绘画更为他的诗歌赋予了无限的自由和活力。

艾青回国后弃画从文,在上海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,后因从事进步文化活动而被捕入狱。在狱中,艾青创作了《大堰河——我的保姆》《巴黎》等诗作,走上了全新的创作道路。

(摘自《人民政协报》周惠斌/文)



# 爱当及时

胡笛

临近年末,开始整理衣橱。发现自己有一些衣服如同鸡肋,并不便宜弃之可惜,再穿却也为难。那件白色荷叶边领的连衣裙曾经穿在藏青色毛呢大衣里面相得益彰,只在同学婚礼上穿过,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,颜色也开始发黄。那件公主裙式样的驼色毛呢大衣有个泡泡袖和伞状裙摆,只过年穿过,虽勉强穿得下但明显不适合我的年纪。它们曾经很美,于我现在却已不相宜。

妈妈对我的行为嗤之以鼻:“你就跟个老太太一样,子女送的东西一定要放很久,放到过期了才吃。”说着无心,听者有意。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如何浪费这些美好衣物的价值,在于我不愿及时享受,或者我认为延时还可以继续享受。但是衣物不等人,它们会变质发黄,而我也会身材走样。错过了正当时的匹配,余下的只有可惜。衣物也就罢了,情

感表达若是迟了,有时徒留遗憾。我结婚早但生育晚,外婆见我多年未生养,又不好意思问我原因,便时常为我祈福。放假回去的时候我见外婆如此虔诚,还打趣道:“外婆,要不不帮我问问菩萨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呀!”外婆的忧虑实则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,而我嬉皮笑脸少不更事。

等我怀孕时,外婆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有时清醒有时糊涂,清醒的时候仍旧不忘为我祈福。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忘记我们的速度如此之快。等我带着孩子去见她的时候,她漠然地坐在那里,任凭大家怎么叫她看看谁来了,她仿佛身处另一个世界。

我从小去外婆家,都有一个习惯,在院子外面就开始高声叫唤“外婆我来啦”。外婆有时在厨房里面回应我,有时在菜园子里面,有时在阁楼上,不管在哪里她都会第一时间回应我。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回应,我会一直叫唤个不停。

这一次我坐到她身边,轻轻地呼唤她:“外婆我来啦。”没有奇迹发生,她只是往旁边挪了挪身子,像拒绝一个陌生人。

当着很多人的面,我努力保持着平静,却不断懊恼要是早一点回来该多好,或许她还能认识我。舅舅小姨们或许因为时常陪伴在身边,看到了这个遗忘的过程,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,甚至还能开开玩笑,告诉我外婆后来只记得自己小时候,她忘记了自己是母亲是奶奶外婆,但是却记得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。或许,那是她一生中最开心快乐的阶段,是她最深的记忆,她不用再张罗这么多儿女的前程,更不用惦记孙辈的婚育,她变回了那个有父母兄弟疼爱的小姑娘。

人的一生,会经历各种角色,五味杂陈,所遇见的美好事物和情感当时只道是寻常,再回首却已惘然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# 揭短如刀

徐悟理

我在一家快餐店用餐时,看见一对母子走了进来,两人共同点了一份餐食。坐下吃饭时,孩子说话结结巴巴,明显有口吃的症状。这

时,快餐店里的一名中年服务员突然插话道:“你家孩子说话结巴,怎么搞的啊?”孩子的母亲没有回应,只是默默低头吃饭。此后,母子俩都陷入了沉默,匆匆吃完饭后便离开了餐厅。

我目睹了整个过程,认为那名服务员的行为实在欠妥。孩子口吃本是显而易见的事,何必特意点破呢?她或许没有恶意,但这样的直言却像一把小刀,划开了他人不愿示人的伤痕,让当事人无比难堪,甚至可能引发孩子的自卑情绪。

谁没有些不愿示人的短处呢?看到不说,才是待人最大的善意。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# 儿时冬学

牛图

后又低下头去看作业。我家上学的孩子多,没有条件一人一盏煤油灯,于是我用墨水瓶子自制了一盏灯,每天小心翼翼地拿着,生怕打碎了。瓶子倒没什么,就怕把里面的煤油给洒了。

屋里点着油灯,烟雾缭绕,有些呛嗓子。同学们摇头晃脑地读着课文,读一会儿,默写。老师听着朗读声小了,就会让一些同学到讲台上背诵,背不上来,老师用一根木棍,敲

## 草原序曲

高钰

这条路,要走多少公里才能抵达梦中原 鹰的声音是清脆的笛子 牛羊翻过山岗抵达冬牧场 我们沿途遇见新鲜的事物——喜鹊在草丛觅食 牧民歌唱,更高的雪让山顶迎来盛大的银装 幸福在这一刻是轻盈的 炊烟在毡房升起 邮政寄送信件,我可以告诉南方朋友们,星辰昨晚又一次降临草原 狐狸是雪地跳动的钢琴键 早晨的篇章缓缓舒展 我向每一株枯草致敬 因为,每一次枯荣都是生命珍贵的另一面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她同我分享某个难忘的午后。没有重大事情发生,也没有惊喜或意外降临,平常至极。

阳光,隔窗晒得人心生喜悦。静静地待在这样的照耀里,信任阳光,感受阳光,也会忍不住去热爱人生吧。

翻出全家人的针织衫与毛衣,这些秋冬之物多已起球,她就坐在阳光里,手持去球器,寸寸摩挲那些织物,耳畔有小小的机械轰鸣。家人各忙各的,母亲在准备晚餐,孩子在玩积木,都安静而专注。

这样的活儿不必动脑,脑和手可以同时做两件事,于是很容易想起什么。

曾经,母亲也这样坐在阳光里,给全家人织毛衣。针和线趣味盎然地互动,一种花样和秩序就被织进去了。线是成捆买来,她撑在腕上,两尺开外,母亲从线头处开始绕团,她腕上的线圈,一圈一圈跑进母亲的手里,线团越绕越大。这个过程并不短,单调、枯燥,对好玩好动的少女不失为考验。而她觉得,那是自己与母亲难得的亲密时光。其间,母亲时常叫她过来,比在身上看看大小。每比一次,衣服都长大一点,她感到自己的喜悦也跟着长大一点。

此刻,她久久低头,搜寻衣物上的每个微小毛球,眼、手、心只是落在一件小事上。这样的专一和投入,让她感觉到一种下沉,沉潜、沉淀、沉静,对时间有坚实地饱满地填充。如此,一个寻常的下午,就具体、生动而难忘。

她在阳光里做事时,她的母亲就一直在厨房里安静地忙碌。日已西斜,母亲才出厨房,之后全家听见她的一声喊:“吃饭了。”

(摘自《新周报》)

着学生的后背,批评一番。

早自习一个小时,天蒙蒙亮了,有些同学要回家吃饭;有些同学为节省时间,跟我一样,拿几块地瓜或饼子,放在火炉四面的铁丝上烤一烤,直到烤得焦黄,脆脆地吃,舀一瓢凉水喝下,便又开始预习。

这便是我儿时的冬学。一年之中,只有冬天安排早读。“三更灯火五更时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,我们终究不如古人那样勤奋,如今忆起,儿时的冬学似乎一点儿也不紧张,仿佛玩儿一般。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